

世界大贩毒

陈功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震撼人世的一幕 纪实文学丛书

21

世界大販賣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

世界大贩毒

陈 功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6印张 132(千)字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5043-0288-0/I·38

定价: 2.90 元

序

1985年，我要去美国进修。临行前，去过那里的朋友给我咨询：美国拦路打劫的强盗多，尤其是进纽约城。所以，中国的那句老话在大洋的彼岸还管用——财不露白。

末了，他又加一句叮咛：不过，只要上街，千万别忘记在顺手衣兜里装上30美元。

30美元能填那抢匪的欲壑？

万一路遇不测，这几个子儿勉强可抵挡一下。豪客夺去，可够吸一次毒，也算没有白白行凶一回。否则，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恼怒之下，来个一不作，二不休，捅你两刀子，就算是手下留情的了。

朋友的忠告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带着满腹疑问和对那个陌生世界的强烈好奇心，我漂洋过海去了。

我很幸运，没有碰上过剪径之徒。

但我目睹了另一种在美利坚大地上游荡的幽灵。纽约格林威治村路边鸠形鹄面的“烟鬼”，洛杉矶街头巷尾神情恍惚的“瘾君子”，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阴影庇护下的毒品小贩，全国各地随处可闻的“快乐客，快乐客（一种毒品的名字）”的叫卖声……

一场毒品危机正横扫亚美利加。

一个“快乐客国”在危机中悄悄降生。

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女士的惊呼并非无病呻吟：

“当心呵！可卡因卡特尔并不是从麦德林开始。它始于纽约、迈阿密、洛杉矶的大街小巷，始于买卖‘快乐客’的每一个美国城镇。”

如果说美国的头号社会问题在60年代是种族歧视，70年代是失业与机会不平等的话，那末，80年代则是毒品泛滥。

有人说，当今世界不涉及美国的事情，算不上是世界性大事情。我反其理而用之，凡关系到美国的问题，难免成为全球问题。至少，这个定理在毒品问题上是对的。

贩毒的猖獗，如同15世纪中叶开始的贩奴一样，简直成了一种贸易。它沿着或逆着当年哥伦布、麦哲伦探出的航路，凭借着美国人富尔创造的轮船、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的火车、美国赖特兄弟的飞机，以及现代人的种种先进交通通讯手段，把生产毒品的穷乡僻壤与消费毒品的大都会迅速地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贸易网。

吸毒的疯狂，犹如美国牛仔裤、摇滚乐、霹雳舞、太空步风靡于世，歇斯底里般刺激着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以及非洲的每一根神经。“自由女神”被“海洛因大都市”的烟雾熏得黯然神伤，古罗马斗士的后裔败在可卡因的门下，英国绅士怎么也想不到鸦片的诱惑竟撕去了他们的温文尔雅，法兰西独立自主精神陶冶的子孙禁不住也随波逐流，要体验“快乐客”带来的快感，而鸦片经济喂养大的人们也企求换换口味，过一过别的毒瘾。

以世界为活动舞台的贩毒、吸毒和种毒，正蚕食瓦解现有的社会根基——数千万人染毒而不能自拔，众多的国家经济制度有赖于“毒品美元”而畸形萎缩，政府的稳定、法律的尊严

乃至公众舆论的良知被毒品所吞噬，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受到威胁。

而与此同时，世界性毒品泛滥正在为人们构筑设计一种新的生活秩序。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较早地意识到这种挑战：“吸食海洛因成瘾，给了年轻人一种生活方式。在长期经受浪荡空虚的生活痛苦之后，他的生活秩序有了新的构成——怎样逃避警察？怎样搞到吸毒所需的钱？到哪里去满足他下一次毒瘾？等等。这一切给了他新的精力，以取代他以前没有生活秩序的精神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把这称为未来社会中的“海洛因结构”。

然而，这样一个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幽灵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罪孽般无知和迟钝、对治理毒品泛滥尚无“全球意识”的世界。

印度博帕尔的美国碳化公司工厂毒气外泄，殃及无辜成百上千，足可使世界愕然。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重大伤亡，祸加东西欧近邻远交，可以震惊全球，引起各国反省。

美国“文森斯号”军舰误击伊朗民航客机，又添数百冤魂，令各国舆论大哗，终于成为1988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毒品，自80年代以来肆虐横行，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在杀人，其冤死鬼遍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正在麻醉着人类！

为此，联合国也只有表示遗憾。

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不能不承认，这些年反毒禁毒的“收效甚微。一些地区的成功被另一些地区逐步升级的贩毒和滥用毒品所抵销”。

人类应当清醒了。

毒品泛滥，这个人为的现代瘟疫，只有靠人类自己的勇气、意志和解决办法，世界各国的协调一致才能根绝。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翁杰明

副 主 编 陈 澍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习 艾 王多文

孙 杰 江宝章 纪 宏 陈 澍

何燕生 张西民 张跃宏 翁杰明

曹苏红

目 录

序

第一章	无国界现象.....	(1)
	一大国祸.....	(2)
	“毒瘤”扩散.....	(22)
第二章	三足鼎立.....	(33)
	“金三角”的善恶果.....	(33)
	女神的恩赐.....	(37)
	“金弯月”后来居上.....	(43)
	安第斯山的秘密物产.....	(48)
	“快乐客”姗姗来迟.....	(57)
第三章	蛛网寰宇.....	(61)
	麦德林卡特尔的魔爪.....	(67)
	深山毒刺.....	(88)
	地中海的连环套.....	(104)
	都市街头小霸王.....	(112)
	无所不用其极.....	(119)
第四章	生死搏斗.....	(136)
	釜底抽薪断毒源.....	(141)
	“皮扎2号”行动.....	(146)
	“可卡因原子弹”的爆炸.....	(156)

生擒现代“罗宾汉”.....	(159)
“遁钱术”现形.....	(164)
绝望特工的死谏.....	(171)
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186)

第一章

无国界现象

人是随着空气走的。哪里有空气的流动，哪里便有人类的活动。

毒品，疯狂地追逐着人。大凡人迹所至之处，总不难找到毒品尾随的轨迹。

毒品取得了与空气一样的自由和超脱。

在西方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

它超越了南北之间的贫富悬殊的经济发展阶段。

它超越了“里根革命”、“撒切尔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千沟万壑。

它超越了中东热点、两伊战争、印度支那纷争、中美洲摩擦乃至非洲动乱的战争风云和滚滚硝烟。

毒品，这个人类并未任命的“无住所伴侣”，年复一年地绕着整个西方世界，规则地或不规则地旋转，周游，晃荡，驻扎，把喜乐与哀愁，疯狂与崩溃，暴发与沦落，天堂与坟墓，……都带给了人间。

一 大国祸

吸毒使美国人产生的忧虑和困惑的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自由女神”像给这个民族带来的骄傲和自豪。

人们总是把“无忧无虑”这样的心境与少年儿童联系在一起。如果你读完下面一段文字，恐怕不能不斟酌其他措辞。

今年4月底，美国首都所在地哥伦比亚特区在最高法院举行了一次六年级学生作文竞赛，以纪念5月1日“法律日”。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参赛学生的自选题目竟不谋而合——吸毒。

——“在我住的地方，你所能见到的尽是毒品瘾君子、毒贩子和警察。我害怕极了。我明白，我只有洁身自好，自己不吸毒。除此之外，我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11岁孩子萨布里纳·福特的居住环境。

——小罗纳德·麦金托希写道：“毒品贩子并不因为穿得好就是好人。我要说服朋友和同学，让他们也懂得，毒品贩子就是杀人犯，而不是模特儿。”

——一位孩子无邪天真地道出他心目中的首都印象：“毒品是华盛顿最大的问题。一些少年没法拒绝毒品，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吸毒，朋友们会怎么看待他们。”

——“我住的地方到处都是毒品……我担心我的家庭和朋友。我知道毒品有害。我不会吸毒、贩毒或者卷入与毒品有关的活动而损害自己以及这个城市。”一个12岁儿童对毒品的烦恼跃然纸上。

一位多年来一直为这种作文竞赛评奖的资深教师说，作文竞赛中，孩子们写的都是他们平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最近四五年间,学生们写得越来越多的内容是吸毒、贩毒。

毒雾已笼罩到孩子们的头上,它无不证明了吸毒的普遍在美国社会已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最新调查材料证实,美国有4000多万人经常吸毒。换言之,平均每五个公民中就摊上一个吸毒的,占全国人口的20%左右。80%的美国人在二十来岁时吸用过这种或那种毒品。

这个国度,对毒品的需求胃口特别大,世界生产的各种毒品,有60%是在那里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仅1986年,它就消费掉15万公斤可卡因,6.5万公斤大麻叶和1.2万公斤海洛因!

这个国度,对毒品的“资助”特别多。美国《新闻周刊》透露:美国人每年的吸毒开销竟要耗资110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美国最大汽车商通用汽车公司的全年销售额,甚至超过了上千万美国农民每年辛勤耕耘的农作物总收入!更有甚者,自1978年以来,美国毒品销售额平均每年以100亿美元的增长速度向上攀升!

这个国度,获得毒品的渠道特别畅通。

经济上,任何人都可望且可及。昔日富豪大堂里的奢侈品,今天已是庶民百姓手中的寻常物。一公斤可卡因4年前价值6.5万美元,现价跌到只1万美元;一剂“快乐客”只需10至15美元,某些城市里,一小瓶“快乐客”只花3美元就可到手;廉价海洛因1克售价120美元。

人们买得起,也买得着。

纽约的电影院门口,买可卡因粉就如同买汉堡包一样垂

手可得；

南卡罗来纳的餐馆里，既卖冰淇淋，也售可卡因；

曼哈顿的豪华俱乐部，招待端来的盘子里，有威士忌，有白兰地，也有可卡因，任饮食者选取；

从波士顿到洛杉矶，菜单上另加3克“鼻季糖”（可卡因的流行别称），最能为主人邀来垂涎欲滴的贵客；

在费城，一名牙医在诊所里搞“多种经营”，兼售可卡因给律师、股票经纪人等患者，月收入竟高达550万美元；

休斯敦的一古稀老姬，足不出户，家里坐售大麻叶等毒品，也成一条生计；

纽约的一家大银行有人更服务周到，逢周末必集体出钱买可卡因，然后男女职员云集会议室，快活地猛吸一分钟，醉哉！名之曰“一分钟宴会”；

而在科罗拉多的一些地区，可卡因成了付给家庭佣人的酬金或报答他人相助的小费；

仅仅一个纽约市，大麻分销店密密麻麻有4000多家，大有要与餐馆比多少之势。

难怪，美国流行着这样的黑色幽默：

“购买毒品比酒吧间关门以后再从里面买出6箱啤酒还容易。”

与胃口和投资成正比的是后果。

这个国度，受毒品的坑害自然也就特别深。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硅谷科学家，从大学生到飞行员，从华尔街的证券经纪人到好莱坞的影星，从大兵到囚犯，从运动员到医生，从蓝领工人到白领绅士，从穷途潦倒的失业者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从社会名流到无名鼠辈，男女老少，大小，问津毒

品之风盛况空前。

毒品首先麻醉迷惘了幼稚的一代。美国滥用毒品研究所哀叹：“美国的中学生或同龄者少年中吸用毒品的人数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要高。”美国青少年到高中毕业时，有约70%的人吸过毒。从1980年至1986年毕业的大学生至少有1/3尝过可卡因的滋味。

孩子们活生生的自白比那无情的统计数字还让人揪心。

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坠入毒雾之中，先从尝大麻叶开始，接着吸用可卡因，时而鼻吸，时而注射。他们眼下都是加州奥兰基县戒毒中心的患者。

“我第一次吸可卡因就爱不释手。我一下子就想多尝点儿，就为了吸那么几口，我愿意说谎，偷东西，什么都敢干。那玩意让你着魔可真快呀！”

在埃米眼里，“可卡因可是盖帽儿的毒品，关进小屋，猛吸一气比性交还来劲儿。我没有什么道德观念不道德观念的东西，只要能弄到可口（可卡因的别称），我拿我自个儿的身子干什么都成。”

丹才15岁，白净白净的，天生一头金发。可为了吸毒，他干起坏事来可真心黑手狠。他偷双亲的钱，偷雇主老板的钱，偷邻居的钱。“我把现大洋都用来吸毒。有没有饭吃，我无所谓。有没有床睡觉，我也不在乎。在大街上一个人晃悠，也怪怕人的，可一有了可卡因，也就什么顾不得了。”

吸毒的“启蒙”早在十二三岁以前就开始了。伊利诺斯州

及奥利亚城戒毒中心的麦克·肯尼迪对此已见惯不惊了：“8岁、9岁、10岁大的娃娃儿吸毒的经验丰富着哪。这类‘小行家’我见得多了，小小年纪都成老油子了。”更不幸的是，成年人要几年时间才会染毒成癖，而小青年只要几个月就准保上瘾。“9月份还好好的呢。嘿，一到期末，全完了。整个离了毒品就站不起来。”就这样，家长还蒙在鼓里，弄不清孩子是怎么被毁的。

安德森已被学校除了名，父母正在纳闷。他自己接受毒品治疗，现在清醒多了，说话也轻言细语礼貌多了。他心里最明白：“我10来岁就逃学酗酒。我最馋啤酒啦，但如捞得着，又能白吃的话，我也吃草（大麻叶的别称）、喝可口。我爹妈只知道我喝酒，但只要我按时回家就没事儿。逢年过节的，他们还给我买两盅儿喝。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我还抽大麻，直到我进了戒毒所。我从来就不喜欢学校，更恨人指挥我去做这做那。我总是到学校就溜了，野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爹一直弄不懂我为什么就控制不住自己。我害上病了嘛，有什么办法？”

孩子染上毒疾，易染不易医。得克萨斯的中学生哈代已经洗手不干了。可就在不久以前还是个“双料货”——又吸又贩。“我能一个电话就给你弄来2磅安可口，一点儿不吹牛。我倒给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哥儿们，也‘批发’点给我舅子，他又转手给律师、法官什么的。我16岁那年付现钞买了辆棕色‘美洲虎’（一种豪华轿车），常飞到洛杉矶，玩一夜小娘儿们，又飞回来。”可17岁他就进了大狱，被判了10年徒刑。多亏了

戒毒中心，哈代的毒瘾才得到控制。不过，“那诱惑力还在——我一看见白糖或咖啡知己，还会产生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还当是可口啦。最难顶住的就是，知道那整个可口文化只需打个电话就能失而复得。”

哈莉斯和海伊斯，都是妙龄黑人女子。如果说“女人的名字叫弱者”的话，那末，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女子就该属最弱者的行列了。弱者自然是毒品欺凌的对象。

“我卖掉了家当。鼻吸可卡因太痛快了，很快就能入醉，还能刺激床上功夫。这阵子，我是没吸了，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上钩，又会拣起鼻吸管（鼻吸可卡因的一种工具）来。”海伊斯太弱了，弱得没法抵挡任何诱惑，弱得就在这“如痴如醉”、“如迷如魔”的幻境中与人生下了3个孩童。

“我住在这里，成天就看见地上乱七八糟的针筒（注射毒品的用具）。这鬼地方，连警察都怕来转悠。我一回来，就像又回到了一场恶梦之中。”哈莉斯再也不堪忍受这种折磨，她，搬出了那幢毒品困扰的公寓楼。愿她做个真正的“女强人”。

她，伊利诺斯州的一名高二学生，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涉世不深，却自以为是。好端端的学习尖子，经她那倒买倒卖毒品的男朋友“引荐”，便结识了可卡因。“我一下子就沉醉不醒。回家后，我在厕所里也吸可口，爹妈就在门外，我也无所畏惧。我还抽两口鸦片，不过现在抽得少些了。我看不出沉溺于毒品所生成的幻觉之中有什么错。”